

重回故里

□ 戴忠群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离上一次回老家已是三十多年前。朝思暮想的行程就在眼前，明日要重回故里，归心似箭，天明五点，拿起行囊，坐上BRT来到高铁站，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内，乘客们大包小行李正在验票进站上车，我也随后进站，走进车厢，在紧靠车窗座位上坐下，车开了，列车在高架铁路线上风驰电掣，身后景物瞬间即逝，坐在宽敞明亮的车厢里异常平稳，透过车窗，放眼望去，高架铁路像一条玉带、又像一道彩虹，延绵不绝伸向远方，俯视桥下，一路风景如画，尽收眼底。

列车到达安徽蚌埠车站，当站台上“蚌埠”二字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的思绪回到了30多年前，那年清明节我回家乡，从枣庄坐绿皮火车，一路颠簸，近四个小时才到蚌埠车站，

下车不出站，在站台上换乘去合肥的列车，站台上人山人海，等了近两小时，从上海方向来了一列到合肥的绿皮客车，车还未停稳，乘车蜂拥而至，往车上挤，我挤在人群中间，上不去下不来，挤着挤着，我被人群挤在空中，好似“坐花轿”，在后边力量推动下“顺水推舟”上了车，人多挤得我气都喘不过来，坚持了两个小时才到合肥，那次经历，真是刻骨铭心。

这次踏着晨曦，从枣庄出发，才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合肥，速度之快超出想象，在合肥新站出站口上了堂弟的车，向魂牵梦绕的家乡小镇奔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沿途田间的油菜花，烂漫盛开，金黄色染尽满山遍野，微风拂来，花儿频频向我招手，迷人的景色让我不自觉进入梦乡。“到了，到了！”迷迷糊糊中，我被堂弟叫醒，下了车，放眼望去，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高大的绿树成片

片 成

行，宽阔平坦的道路横穿在楼宇之间，一根根天蓝加橘黄色的路灯立在路两旁，街两旁的超市、酒店、医院、文化中心等，排列得整整齐齐，人行道上有许多行走的家乡人，久违了的老家话在耳边流响，滋润心田，当我漫步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高大翠绿的树木下，花团锦簇的花坛间，碧波荡漾的西大池塘旁，我自问，这是我的老家吗？记忆中，这里是坑坑洼洼一片荒地，一到雨天，到处是水坑和稀泥，更没有美丽景色可观赏，才几十年就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堂弟讲，这是小镇新区，老街还在里边。

往东走不远就是老街，古朴典雅江南风格的建筑，依旧亭亭玉立，风度翩翩，各家各户又重新装饰，更显迷人眼目，别有一番风韵，走进故居早已物换星移几度秋，只有那古香古色的后门楼子，作为文物依旧挺立在那里，出后门不远处，就是名不虚传的东大塘，满塘荷叶描绘出梦幻世界，绿得令人心醉。再看池塘四周，垂柳依依，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柳树上

的枝条垂下来，像绿色的丝带，风情万种，一阵春风吹过，真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为寄托对已故亲人的哀思，我们去给爷爷奶奶扫墓，一片金黄色油菜花地的尽头，紧靠小山坡处的墓地，在远房侄子的照应下，墓地两侧两棵松树郁郁葱葱，历尽岁月，碑文还清晰可见，我们在墓碑前放下几束鲜花，烧点纸钱，借以表达对爷爷奶奶的思念和祝福，并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祈祷。

中午，与几位小学同学及发小团聚，如今这些满头白发的“古来稀”老人们相约小镇，千载难逢，席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凭着脑海里仅存的一点记忆，认出他是六十年未见面的“铁杆”发小陈聪明，两人紧紧相拥，抱头痛哭，稍停片刻，当年能说会道的“话匣子”聪明开了腔，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啦不尽的呱，诉不完的情，说话间，聪明拿出一张珍藏六十年已发黄的老照片，上面有我们两人在合肥的合影，我上身是大襟棉袄，下身穿一条免裆大棉裤，裤脚还卷起来，露出花格子，看了都哈哈大笑，真“土掉渣”了，但这是最珍贵的时代印记，直到永远。

告别故里，晚上八点返回枣庄，一天行程一千多里，朝至夕归，正如李白诗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燕子归来

□ 龚安明

一个春暖花开的早晨
忽然听到
燕子欢歌在窗台
婉转的歌喉
唤醒了我的迷惑
让我侧耳静听
我知道
那是曾经的燕子
踏着春的脚步
从遥远的南国
又一次归来

如同游子回到故里
打工仔扑向亲人之怀一样
把痛苦在心底深埋
把远行的艰辛
抛到了九霄云外
用笑语欢声
表达幸福 诉说未来
我明白
从此我的窗前
多了一份欢快

也许是嫌弃旧巢的破败
燕子衔来春泥
将爱巢重新垒盖
出双入对
飞来飞去的样子
像是故意展示
它们的恩爱

归来的燕子
身无半点余财
飞行与捕捉的技能
是生活唯一的依赖

每日里
起早贪黑的劳作
迎风冒雨

甚至顶着闪电雷鸣的飞行
既是生存的无奈
也是为了活的更加精彩

忙碌的身影
动听的歌声
在楼宇间
反复描写着它们
对生活的执着与热爱

乡情五首

□ 姚三石

故园

缤纷念想少儿时，
秀色春晨雨露迟。
幽幽乡田蛙咏唱，
沧桑野径梦寻思。

爆米

顽童注目看风箱，
铁罐悠闲爆米香。
数响砰砰震耳耳，
浓稠岁月忆时光。

桃花

一枝艳影满云天，
笑傲江湖访圣贤。
翰墨淋漓思月梦，
风和日丽扣心弦。

村夜

昏黄似豆盏灯明，
夜色深沉旷野行。
挤进荒凉留往事，
回眸荡荡恋乡情。

乡愁

轻烟缕缕绕乡愁，
落叶金黄话惆怅。
望雁云边怀旧意，
离别泪痕在心头。

李花赞

□ 侯铭

根于茂苑谁曾顾，
怒放人间展壮颜。
媚态樱葩皆悦色，
坚贞李蕊尽非怜。
有花无果博名利，
结果开花受讥讽。
几度春风常笑傲，
秋实累累任君观。



风情东湖

□ 刘臻

坐下来休息的游客谈笑风生，春风
吹过，把笑声捎到了很远、很远……

沙滩是孩子们钟情玩耍的地方，家长和孩子带着玩沙工具在沙滩里打造属于他们的“城堡”，更有几个顽皮的孩子脱下鞋子走进水里戏水。到处显得热闹非凡，孩子们可乐坏了，你追我赶，高声歌唱，风儿也不禁“沙沙沙”地笑了……

东湖最西边的几棵杏树早已开满了花，那色彩给宁静的东湖公园增添了不少生机，远远望去，竟像正在跳舞的仙子，一阵风吹来，杏花瓣纷纷飘散，不少热爱摄影的年轻人拿出手机给自己和伙伴留下这美妙的一瞬间。邻近杏树的是孩子们的“儿童城”，很多儿童活动器械旁早

已站满了排队玩耍的孩子，滑梯旁也不时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站在一旁的家长们也在分享孩子在家里趣事，翘翘板上的调皮孩子一起一落，玩得不亦乐乎。

时近傍晚，夕阳把蔚蓝的天空染成了一幅色彩缤纷油画。晚风徐徐吹来，碧波荡漾，那么静谧，让人赏心悦目，仿佛心中的一切烦恼都被吹到了九霄云外。

不得不说，东湖公园里没有著名的建筑物，但却充满了情趣。此时，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下了，孩子们也陆续被家长带回家，湖面慢慢变得幽静，在这依依不舍的心情中走出东湖公园，但身后的景物却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

歪嘴嫂子

□ 孙晋才

行好，孩子还没满月呢。”边说边擦眼泪，“说得轻巧，上级任务完不成怎么办，少说废话。”队长生气了。

“俺身体不好，孩子又小……”没等她说完，“砰砰”两记耳光打在她脸上，队长扬长而去。她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两眼冒金光，双手捂住脸，她哭了大半天，他的脸不断抽动，嘴不停哆嗦，一夜之间，歪向一边。从此，大家都叫她歪嘴嫂子。

歪嘴嫂子虽多次求药但都不顶事，进医院又身无分文，一忍就是十几年。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人们送来了改革开放政策，歪嘴嫂子分得五亩责任田，丈夫是一个精巧的木工，招了几个徒弟，办起了沙发厂，盖上了新房，成了全村首个万元户，两个儿子考上了大学，把她送到省城医院，经过半年

多的治疗，已经痊愈了。大家听说她的嘴不歪了，都感到惊喜，小院里挤了个不透风。

晚上我去看望她。一眼看到客厅沙发上端坐的正是歪嘴嫂子，一身新毛料，西式的，满脸笑容，离远乍看还有当年新年子的风貌。她见我来了，让我坐下，拿出精装的“大前门”抽出一支递给了我，录音机里正响着《二泉映月》的轻音乐。

我打趣地问：“嫂子，你的嘴……”“好啦您叔，那漏壶你就别提了，托共产党的福，好啦。”说着，脸上笑得像一朵花。

我从她家走出来，夜已深了，是啊，家乡变了，人也变了，这也许是真理吧，凡是不应该歪的东西，即使歪了，也是暂时的，终究会正过来的，我心里这样沉思着。